

无论发生什么
我定站在你这边

吾玉

作品

WUYU

山神蝉梦

(完结篇)

同名影视
剧现已制作中

州出版集团
州人民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

石
白
玉
著

山神蝉梦

(完结篇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神蝉梦. 完结篇 / 吾玉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7.6

ISBN 978-7-221-14153-8

I. ①山… II. ①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0295号

山神蝉梦. 完结篇

吾玉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杜丽萍

责任编辑 潘媛

特约编辑 廖妍

封面设计 颜小曼

内页设计 米籽

封面绘画 山人辰露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05千字

印张 8.5

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4153-8

定价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从十二岁那年
我就一直在等你
等了好久好久

无论发生什么
我定站在你这边



北有宴秋山，灵物齐聚，山神为首，
常以天地为庐，共话平生，
道不尽世间魑魅魍魉，斩不断浮萍贪嗔痴爱，
俯仰哉，等闲哉，嗟叹哉，执念哉，逆旅哉，
是为山神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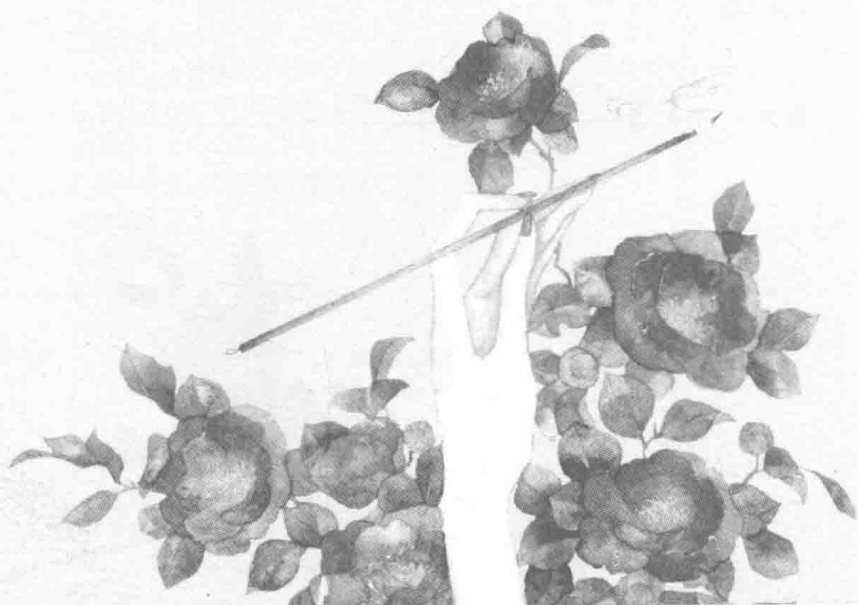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
《山神说》







—山
神
蝉
梦·
完
结
篇—



浮生若梦

系列

隐藏着宿命和神意的玄幻大剧

古风 | 奇幻 | 异兽 | 精怪



现已上市
定价：28.00 元

《浮生若梦 系列 01》

沉麟 / 病鹤斋 著

内容解读：

【真是蛟落平阳被鱼欺！还是被小鱼欺！】
“我是一条蛟，不是人，你看清楚了吗？”

楚国是一个人与异兽共存的国家，每一朝都会有异兽从昆吾山而来，成为楚国的国巫。

这一朝的国巫，是条白蛟。

而她却在到任的第一天，从朝堂上逃了出去。

但她逃一寸，少年宰相安知鱼便追一尺。

她只是想躲避奇怪的安知鱼，却被卷入谋杀前任国巫的阴谋中……

帝女的死因、东海海底的陵墓、昆吾山主人们的真面目、姬沉麟的身世，这一个个谜团都在揭开序幕……



现已上市
定价：28.00 元

《浮生若梦 系列 02》

惊蛰月半 / 故酒 著

内容解读：

【画师的猫成精了？】
乔月半：惊蛰你最好了。
惊蛰：你就说得好听。
乔月半：我长得也好看！

惊蛰说乔月半是只猫，于是这一生，乔月半她就是一只猫。

然后……她成精了。

成精前，她叫胖胖，成精后她叫月半。

成精前乔月半觉得啊，这人间可真好啊。

成精后乔月半突然惊恐地发现，这人世间的情和爱啊，太熬人。



现已上市
定价：28.00 元

【浮生若梦 系列 03】

花间异闻录 / 寒月声 著

内容解读：

【公子可知这尘世间，万物皆有灵】
灵者有欲，楼郎便是令其实现之人

他们非神非妖亦非人，不属于三界中任何一处。
他们云游四方，遍历众事，如无根之木。
他们以天下万物为客，以兜售器物为生。
他们推动着万物众生的欲望齿轮，自身却并不受欲望的支配。
相传，只要你出价合理，就能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
楼郎，这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的名字，更是他们这类存在的称呼。



现已上市
定价：29.80 元

【浮生若梦 系列 04】

东厂有颜 / 四藏 著

内容解读：

【她知道一个全天下最大的秘密】
母亲说了，只要你不说，他们永远不舍得杀你……

纪川六岁受尽折磨，十六岁遇陆长恭入东厂。
人人都说她背负着世间最大的秘密，用尽手段想让她吐出实情。
而她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哥哥，从“一生期许”到“万念俱灰”。
陆长恭，你可以是千万人的督主，却不能是我一个人的陆生白！
从今往后，我要荣华富贵，权势滔天，我也要你陆长恭后悔当初不要我！



现已上市
定价：29.80 元

【浮生若梦 系列 05】

美人作 / 云吉锦绣 著

内容解读：

【年过嫁龄无人敢娶】
“我同死人打了六年交道，所见皆是最阴暗的一面，你能接受吗？”

天启国唯一的女件作秦桑柔，四岁随父进停尸房，十二岁开始验尸。
天资聪颖，眉清目秀，却因晦气，年过嫁龄无人敢娶。
不想杠上了容颜俊朗、性情古怪的“阴司玉面判官”—— 审察司首司“穆寒”。
二人联手，屡破奇案。从“互相毒舌”到“情愫暗生”。
曾以为这辈子都不会为任何人心动的首司大人，竟也坠入了爱河……



第一章

火树银花

SHANSHENCHANMENG
WANJIEPIAN



我想带你回付家，想去祠堂拜祭我娘，想给你一个名分，给你一个家，
让你做我付朗尘的妻子，一生一世永远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

1. 山神降临

盛都城里，风雪扑簌，鞭炮四起，家家户户喜笑颜开，却不知有一个地方正夹在水深火热中。

“我、我下不了手……”

蝉梦馆里，帘幔飞扬，孟蝉举着刀子，之前的果决全化作战栗，她望着榻上痛苦叫唤的付朗尘，迟迟难以砍下去。

那本手札里记载得清清楚楚，自古阴阳有序，若山胎寄宿于男子体内，只能以刀剖开肚子，取出孩子，待到山神临世，那伤口就会自行愈合，不损宿主一分一毫。



可惜即便知道了方式，孟蝉也不敢轻易一试，这赌下去的可是付大人的一条命啊！

榻上的付朗尘却痛得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全身就像炙烤于岩浆之上，腹部要爆炸一般，孟蝉再不动手，他只怕要被烈焰吞噬殆尽了。

“别磨蹭了，快来吧，伸脖子缩脖子都是一刀！”

孟蝉身子一颤，汗珠顺着鼻尖坠下，她咬咬牙，把心一横，举刀就朝着那道红光劈了下去——

风雪呼啸，天地变色。

宴秋山里，雪落四野，湖水波光粼粼，棋盘前一道身影霍然站起，蓝裳飞扬：“赤焰临世了！”

他对面的徐清宴一掀眼皮，摊手接住一片雪花：“淡定。”

水泽星君脱口而出：“淡定个屁，那可是赤焰啊！”

徐清宴神色未变，只凉凉瞥了那袭蓝裳一眼：“上回我感受到山神之魂觉醒时，你就是这样对我说的。”

水泽星君被噎，不欲再与徐清宴逞口舌之快了，拂袖就想飞入夜雪中，却被一道无形的力拽住了腿。回头一看，徐清宴笑意清浅，抬手一划，荧光飘洒间，一道幻化的结界将两人罩住。

“急什么，不过就是那红毛降世罢了，先把这盘棋下完再走。”

徐清宴好整以暇，水泽星君恼羞成怒：“烂竹子，你撒手！”

徐清宴果然拂袖撤力，水泽星君便猝不及防地从半空坠下，还来不及站稳身子，便听到那道声音含笑道：“继续，该你走了，你赢了我才能出去，不然想都别想。”

天地间风雪飞扬，湖面泛起涟漪，月在云中影影绰绰，宴秋山上上下的无数生灵，在暗夜中探出脑袋来，这一年的除夕，注定与众不同。

长空如洗，屋檐下的铃铛随风摇曳，发出清脆声响，将人从梦中温柔地召回。

付朗尘醒来时，盯着头顶的帘幔，失神了许久，只觉恍如隔世，一下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他起身，披上一件月白色的外袍，站在镜子前，久久未动。

镜中人墨发如瀑，身形修长清瘦，脸色略显苍白，下巴都尖了一圈，俊秀的五官更加突出，单衣之间露出两道深深的锁骨，整个人犹如一幅飘逸的山水画，清隽分明，天高云阔。

回来了，那个记忆中的自己，回来了。

微凉的指尖摸向一丝痕迹也未留下的腹部，他眨了眨眼，在一种重获新生的奇妙感中久久无法自拔，直到院里传来孩童的笑声，他才一个激灵，和衣推开了窗，这一看，脚下差点打滑——

一个五六岁的俊俏男童，头发隐现褐红色，正攀在孟蝉背上，嬉笑地缠她玩闹，嘴里还不停喊着：“娘亲，娘亲……”

接连揉了几次眼睛，付朗尘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

倒是孟蝉看见他披衣从屋里出来，老远便又惊又喜，带着孩子朝他奔来：“付大人，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！”

人走近了，付朗尘才更加真切看到孩子的模样，竟是穿着一件红棉袄，头发扎成几个小辫子，肤色白皙如雪，眉心还有一点殷红印记，形



状如同火焰一般，衬得一张脸漂亮又张扬，还带着几分凛冽野性。

他才与付朗尘对视一眼，便赶紧将头埋在了孟蝉脖颈里，撒娇般蹭了蹭，看起来竟有些羞涩。

付朗尘略为意外，却想起正茬，问向孟蝉：“我这是……睡了几年啊？”

孟蝉伸出三根手指：“刚好三天。”

“啧，才三天？”付朗尘不由得又看向那孩子，伸手想将他的脑袋抬起，“不愧是山神啊，照这速度长下去，怕是过几天就能娶媳妇了吧？”

“来，叫声爹听听。”他存了私心，先前听到孩子管孟蝉叫“娘亲”，此刻他非得捞声“爹”听听才叫圆满。

岂知孩子向后一避，径直从孟蝉背上滑了下去，白嫩嫩的手臂一伸，将孟蝉的大腿紧紧抱住，躲在她身侧，只露出一头小辫子，似乎更加害羞了。

付朗尘愣是被逗笑了：“这什么毛病？在肚子里时可暴躁得很，生出来倒转性了不成？”

他伸手要去拽孩子：“来来来，快点叫爹，老子辛辛苦苦地怀你大半年，还捞不到一声爹听听不成？”

孩子跟他玩捉迷藏似的，抱着孟蝉的腿，转着圈不让他拽到。

孟蝉夹在中间憋不住笑，拦住付朗尘：“他不是害羞，他这是‘近爹情怯’，熟了就好了。他可没有转性，不知道有多闹腾，像团火似的。”说着，她扭身想去拎孩子，“来，火娃，快叫爹！”

“等等，火娃？”付朗尘语调怪异。

孟蝉看出他眸中的质疑，干笑道：“这是小名。”

“那大名呢？”

“大名叫……”孟蝉莫名有些心虚，“初一。”

付朗尘：“……”

“因为他是大年初一生的，这名字简单上口，好养活。”孟蝉赶紧补充道。

付朗尘盯了她许久，最终扶额：“你此起名风格还真是随意得很，算了算了，随便叫什么吧，反正你是他娘你说了算。”

他说完腰一弯，就想大力将孩子拽到跟前来：“来，初一，快叫爹，听见没？不叫揍你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孟蝉身侧已探出个脑袋，清脆洪亮地喊了声：“爹！”

付朗尘一愣，正要展眉舒颜，那张小嘴却又朝他一笑，猛地蹿出一股火苗来，惊得他措手不及，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那小辫子却一晃，火娃松了孟蝉撒腿跑开了，笑得没心没肺，雀跃不已。

“怎么、怎么还会喷火？”地上的付朗尘惊魂未定。

孟蝉赶紧去扶他：“他这是高兴的表现，我最开始也被他喷了一脸呢，差点烧到头发，忘了提醒你了……”

付朗尘瞪大了眼，看向院里那道疯跑的小小身影，这时才明白火娃这名字的真正含义。

寒风呼啸，屋里暖炉缭绕，透过窗子望去，火娃还不知疲倦地在雪地里玩耍着，甚至解开了棉袄上的盘扣，大汗淋漓，浑不怕冷似的。



付朗尘和孟蝉坐在桌前，看着这一幕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曾经那挺着的大肚子，终于明白了那时天天要打水擦身子是为何。

“难道……宴秋山是座火山？”付朗尘道。

孟蝉摇头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两人看着院里，一时颇有感慨，过往种种历历在目，却就在这时，疯玩的火娃忽然被院里一块大石头绊倒了。两人同时一惊，还来不及起身时，火娃已经麻利爬起，皱着小脸对那石头一跺脚，嘴里便喷出一股熊熊烈焰，将大石瞬间熔为灰烬，被寒风吹得一干二净。

屋里两人身子同时僵住，付朗尘长睫微颤，这时才后知后觉，先前喷向他的那簇小火苗有多“温和”了。

他轻咳两声，转头看向孟蝉：“高兴的表现，嗯？”

孟蝉对上他的目光，讪讪一笑：“是啊，高兴时会喷火，生气时也会喷火，情绪上来了都会喷火，还挺有趣的，对吧？”

“呵，真有趣。”付朗尘倒了杯茶，一边抿着一边继续看向院里，“到底是山神呢，当不了普通孩子养，看来要不了多久，咱们就得将他送回宴秋山了。”

“啊？”孟蝉一下变了脸色。

付朗尘睨她一眼：“不然呢？你可别忘了他是什么身份，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”

孟蝉咬唇，低头不吭声，只脸上写满了不舍：“虽然才三天，可我好像觉得，跟火娃认识了好久好久似的……”